契丹小字几类声母的读音*

孙伯君

[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契丹小字碑铭中汉语借词的标音与宋元史籍中出现的对音汉字，得出结论：小字是为表示汉语借词中非系字的声母*f-或音节*fu而创制，契丹语没有辅音f；是在的基础上加两点创制而成，专门表示汉语借词中精母字声母*ts-。用于表示汉语借词“仁”的声母；出现在音节开头时往往表示汉语疑母字借词。

一

契丹小字以词为书写单位，每个词由几个音符构成，这些音符学界称“原字”，共300多个。[①] 契丹小字的完备不仅表现在契丹本族甚至女真人都使用它记录自己的语言，且表现在其中很多字母是专门用于记录汉语借词。契丹小字解读是从分析契丹语中汉语借词入手，根据汉语借词索解的契丹小字字音来归纳契丹语语音系统，关键环节是仔细甄别其代表的语音是契丹语还是汉语。

《辽史》中保留着一批用汉字标音的契丹人名、地名、官名、宫卫名等材料。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材料归纳两种语言的语音对应规律，尝试复原这些词语的契丹语形式。而通过归纳对音汉字，我们可获得契丹语语音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比较接近当时契丹人的口语。拿这个系统再与此前通过解读的契丹小字字音所归纳的语音系统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甄别哪些契丹小字原字代表的是契丹语语音，哪些标记的是当时的北方汉语语音。

依据宋元史籍汉字记音契丹语词语分析，契丹语辅音共有19个：*p、*b、*m，*s，*t、*d，*n，*l，*r，*č、*j、*š，*k、*g、*h，*q、*γ，*y、*w。[②]但对契丹小字解读的结果显示，契丹原字所代表的辅音与之不甚符合，说明有些是用于记录汉语借词的。

二

宋元史籍中的契丹语对音汉字中没有出现非、敷、奉等母字，可以肯定契丹语中没有唇

* 本文得到聂鸿音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夷译语’与明代北方汉语”的支持，项目编号为：06BYY030。

①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② 聂鸿音：《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民族语文》1988年第2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齿音*f-。不过契丹小字碑铭中却有两个契丹字常常用于表示汉语“副”或“奉”、“驸”等借词的声母或音节。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下面一些字例：

 常用字，可用于表示下面一些汉语借词的声母：

帮系字→平（並母）

非系字→妃（敷母）、奉（奉母）

如：“平章政事”（《萧仲恭墓志》第22行）、“元妃”（《故耶律氏铭石》第12行）、“奉圣州”（《故耶律氏铭石》第8行）。

 往往独用，可用于为非系汉语借词“夫”、“父”等标音。

非系字→傅、夫、府（非母）；敷、副（敷母）；父、辅、驸（奉母）

如：“驸马”（《萧仲公墓志》第5行）、“副宫使”（《萧仲恭墓志》第8行）、“金紫崇禄大夫”（《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太傅领三省事”（《萧仲恭墓志》第23行）、“辅国上将军”（《萧仲恭墓志》第8行）、“开府仪同三司”（《萧仲恭墓志》第5行）。

上述两个契丹小字中，前一字既可表示本族语，又可表示汉语借词中非系字“妃”、“奉”的声母，后一字经常用于为汉语“夫”、“父”等字标音，碑铭中基本未见两字反用的情况，说明第二字是为表示汉语借词中非系字的声母*f-或音节*fu 而创制的专用字。碑铭中混用为汉语帮系字和非系字标音，说明契丹人口语里无法分清汉语中的*p-与*f-，而我们根据对音汉字所整理的契丹语语音系统也未出现这个唇齿音声类，因此可肯定契丹语没有辅音f。

阿尔泰语中的唇齿音f产生得比较晚，女真语*p>*f的演化金代尚未发生，如：《金史》蒲卢浑*pulhun“布囊”>满语fulhū“布囊”；《金史》蒲阳温“幼子”*puyaŋγun>满语fiyanggū“小儿子”；《金史》蒲剌都（蒲剌笃、蒲剌睹）*puladu“目赤而盲”>满语fulata“烂眼边”；《金史》婆卢火*polho“槌”>满语folho“槌儿”；《金史》仆里黑*parha“将指”>满语ferhe“大拇指”；《金史》保活里*boholi“侏儒”>《女真译语》弗和罗“短”>满语 foholon“侏儒”。这些情况说明，女真语辅音*f-是在金代以后产生的。

上述事实还使我们了解了辽代北方汉语已经产生*f-声母。

三

史籍中契丹语对音汉字的齿头音只出现了心母字，基本没有精、清母字，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契丹语中齿头音只有*s-，而没有*ts-、*tsh-。契丹小字碑铭中表示汉语借词中的齿头音共出现三个原字，我们先看看《契丹小字研究》所提供的对音字例：

 可用于表示下列汉语借词的声母：

精母→酒、将、宗、子、祖

清母→青、漆

从母→前

心母→西、仙、宣、三、修、小、相

如：“宣懿皇后”（《宣懿皇后哀册》第1行）、“圣宗皇帝”（《萧令公墓志》第14行）、“漆水县”（《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小将军”（《萧仲恭墓志》第7行）、“开府仪同三司”（《萧仲恭墓志》第5行、《许王墓志》第1行）、“银青崇禄大夫”（《道宗哀册》第2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行)、“检校国子祭酒”(《道宗哀册》第2行)等。

 常用于表示下列汉语借词的声母:

精母→祖、进、节、祭、济、左、宗、将、酒、紫、子

从母→静

如:“静江军节度使”(《许王墓志》第11行)、“左金卫上将”(《萧仲恭墓志》第20行)、“金紫崇禄大夫”(《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御院通进”(《道宗哀册》第2行)、“德祖皇帝”(《故耶律氏铭石》第5行)。

 一般独用,可用于为汉语借词“司”、“刺”等标音。如,“守司空”(《萧仲恭墓志》第5行)、“开府仪同三司”(《萧仲恭墓志》第5行、《许王墓志》第1行)、“刺史”(《许王墓志》第48行)。

上述三个契丹字中,第三个字显然是用于表示“司”、“刺”等汉语借词的音节字,留待下文讨论。前两个字较为常用的是第一个字,既可用于记录契丹本族语,又用于表示汉语借词,第二字适用范围比较窄,一般只用于表示汉语精母字的声母,[①]而且从字形上看,第二字当是在第一字的基础上加两点创制而成。由此,我们可以推定第二字实际是专门为表示汉语借词中精母字的声母*ts-而创制的,契丹语并没有这类辅音。正因为契丹人口语里齿头音类只有一个*s-,所以他们才会经常把汉语的“酒”、“将”、“宗”、“子”、“祖”、“清”、“漆”等精、清母字与“西”、“仙”、“宣”、“三”、“修”、“小”、“相”等心母字的声母读混。

蒙古语中汉语齿头音借词的声母的表示法与契丹语一致。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碑铭《张应瑞先茔碑》、《竹温台神道碑》、《云南王藏经碑》、《忻都神道碑》等在为借自汉语的地名、官名标音时,往往统用擦音*s译写汉语精系字,如:“藏”sink,“匠”sank,“紫”、“资”、“集”si,“赠”sink,“左”soo,“总”sonk;“参”sam,“钱”san,“齐”si,“秦”sin,“青、清”sink,“全”soin等等。[②]现代蒙文中表示汉语ts、tsh等辅音的字母,是后来设计的。

女真语、满语也如此。《女真译语》为精、清母汉语借词标音经常用心母字,如:“总兵”,《女真译语·人物门》对音为“素温必因”;“骡子”,《女真译语·鸟兽门》对音为“老撒”;女真文,既用于表示汉语精母字“子”(瓦子)、从母字“皂”的声母,又可用于为“都司”的“司”等心母字标音。[③]此外,汉语“麦子”满语借为maise,等等。

四

史籍中的契丹语对音汉字没有出现日母字,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契丹语中没有*ʐ-这类音。不过契丹小字碑铭中却出现了一个契丹原字,此字在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中用于表示汉语借词“仁”的声母,清格尔泰等在《契丹小字研究》中拟音为*ʐ-。[④]此原字与只差

① 当时的北方汉语当已完成浊音清化,从母字“静”已读如精母字。

②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载《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3—746页。

③ 金启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6页。

④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1—108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点，后者用于给昌、书、禅、山等声类的汉语借词标音，如：契丹小字碑铭中有“守”、“少”、“书”、“圣”、“室”、“水”、“枢”、“署”、“尚”、“帅”、“山”、“省”等汉语借词，其声母都用此原字表示，清格尔泰等在《契丹小字研究》中把此字拟音为*ʃ。

蒙古语中汉语借词的表示法沿袭了契丹语的传统，日母字用正齿音表示，有时用庄母字，有时与禅、崇、山母字同用一个蒙文字母。如：元代蒙古语称呼有身份的妇女为“兀真”或“旭真”，“兀真”或“旭真”为汉语借词，是蒙古语对汉语“夫人”一词的音译。元代回鹘式蒙文文献中作 wošin，是汉语“夫人”的标准音译，《史集》又作 fūjin 或 būjin；满语承自蒙古语，汉字记音为“福晋”。[①]按一般规律，古蒙古语用塞音 č、ǰ译写汉语庄、章母字，汉语“汝州”在回鹘式蒙文《西宁王忻都神道碑》中对音作 soo čio 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汉语“站”借自蒙古语 ǰam 也可提供反证，像《元朝秘史》用汉字“真”音写汉语借词“人”这样的例子还是比较特殊的，其正例是用同部位的擦音 s 译写汉语禅、日母字。回鹘式蒙文碑铭中为汉语日母和禅、崇、山母字译音词标音同用一个字母，如：1362 年《西宁王忻都神道碑》“直省舍人”标音为 ǰi sing sa sin、“太夫人”标音为 tai wo sin、“汝州”标音作 soo čio、“资善大夫”标音为 si san tai wo、“中顺大夫”标音为 ǰong soin tai wo、“礼部尚书”标音为 libo-iin[属格] čang so 等。[②]这样，我们可以把上述回鹘式蒙文对汉语译音词的标音归纳如下：“人”sin，“汝”soo，“舍”sa，“善”san，“顺”soin，“书”so 等。

这一现象说明在契丹、蒙古人的音感上，汉语日母字的读音与审、禅等母字或本族语言中的 s（š）音最为接近，而禅母字在史籍中契丹语对音汉字中是比较常见的，如：《燕北杂记》十里鼻“奴婢”，“十”《广韵》是执切，禅母深摄开口三等入声缉韵；《辽史》稍瓦（杓窊）“海东青”，“杓”《广韵》市若切，禅母宕摄开口三等入声药韵。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契丹人创制的原字只用于表示汉语借词“仁”的声母， 严格地说契丹语中并没有这个声母。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对于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契丹、蒙古人来说，自己语言中没有的汉语日母字的读音与禅母字或本族语言中的 s（š）音最为接近，尽管他们在借用汉语词语时，尽可能地反映了两种声类的区别，即契丹人在创制表示日母字声母的原字时在禅母字声母的基础上加点，但字形上仍可看出其中的联系。综合考察上述文献材料所显现的规律，我们不难推定辽代北方汉语日母字已经是一个正齿部位的擦音，我们可以把其音值拟测为*ʐ-。

五

契丹小字碑铭中的汉语借词出现了几个疑母字，如：“银”、“元”、“仪”、“御”、“吾”等，这些汉字的声母都用契丹小字表示，此字也用于为“圣”、“丞”、“郝”等汉字的韵母标音，

① 乌 兰：《〈元朝秘史〉“兀真”考释》，《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8－201页。

② 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神道碑》，载《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7－699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拟音为*ŋ。如：

《道宗哀册》第2行有“银青崇禄大夫”、《许王墓志》第3行有“银青”、《萧仲恭墓志》第21行有“银青光禄大夫”，其中“银”的声母即用此小字表示；

《故耶律氏铭石》第4行有“圣元皇帝”、第17行有“元妃”、《萧仲恭墓志》第18行有“元帅府”，其中“元”字声母用此小字表示；

《萧仲恭墓志》第21行有“仪同三司”、《许王墓志》第1行有“开府仪同三司”，其中“仪”的声母用此小字表示；

《道宗哀册》第2行有“御院通进”，其中“御”字声母用此小字表示；

《许王墓志》第12行有“金吾卫上将军”，其中“吾”字声母用此小字表示。

阿尔泰语系语言中辅音ŋ一般不出现在音节开头。宋元史籍中契丹语对音汉字尽管出现了一些疑母字，如“哦”、“雅”、“牙”、“吾”、“伍”、“瓦”、“讹”等，而且这些字在词首、词中、词末的情况都有，如：“捏咿哦”(日)、“雅鲁”(拜舞)、“林牙”(翰林)、“吾展”(玉)、“炒伍伽”(战斗)、“稍瓦”(鹰坊)等，但由于辅音ŋ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一般不充当音节开头辅音，所以通过对音文献复原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时，凡是疑母字作为对音汉字出现在词首，按惯例一般拟定为*y或零声母音节，如《元朝秘史》156节“牙兀”，旁译为“甚么”，《元朝秘史全释》(下)拟定为*ya'u；金代女真语“银朮可”，义为“珠”，相当于《女真译语》“宁住黑”、满语 nicuhe，义为“珍珠”，“银朮可”拟定为*ninǰuko 等。由此，我们在为契丹语拟音时，凡是疑母字出现在词首，一般拟定为*y或零声母音节，如余靖所作《北语诗》有“微臣雅鲁(拜舞)祝苦统(福祐)”句，原注：“雅鲁，拜舞也。”“雅鲁”与达斡尔语 yeber“起劲”相关，拟定为*yalu。《辽史》人名“讹都椀”，与营卫名“斡笃盌”(窝笃盌)、金代女真语“斡鲁古”(乌鲁古、讹鲁古)*ulgu“牧圉之官”、满语 ulga“牲口”、蒙古语 aduγun“牲口、马匹”等相当，原义为“孳息”，拟音为*oduγon 等。由于契丹小字没有完全被解读清楚，我们还不敢肯定凡是碑铭中小字出现在音节开头的都是汉语借词，但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知道，这个小字出现在音节开头时不太可能是契丹本族语，我们可以往汉语疑母字这个方向猜一猜。

通过契丹小字对汉语借词的标音，我们同时也了解了“银”、“元”、“仪”、“御”、“吾”等疑母字在辽代北方汉语中仍然读ŋ声母，《中原音韵》中毫无例外演变为零声母。

六

契丹小字碑铭中为知彻澄、庄初崇山、章昌船书禅、精清从心邪等组汉语借词的声母标音时，所使用的契丹小字很多，其中包括独用的音节字。下面是根据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归纳的字例：

 可独用，亦可与其他小字相拼。独用时可为汉语借词“职”(章母开口三等入声职韵)、“知”(知母开口三等平声支韵)标音，如：“尚书职方郎中”(《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5行)；“知院都统”(《许王墓志》第24行)。

与其他小字相拼时，可为汉语借词“郑”(澄母开口三等去声劲韵)、“政”(章母开口三等去声劲韵)等标音，如：“郑王”(《萧仲恭墓志》第23行)、“政事令”(《萧令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公墓志》第6行）等。

 不单独使用。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可为汉语借词“中”（知母合口三等平声东韵）标音，如：“中书令”（《许王墓志》第7行）。

 不单独使用。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时，可为汉语借词“章”（章母开口三等平声阳韵）标音，如：《萧仲恭墓志》第22行有“平章政事”。

 不单独使用。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可为汉语借词“主”（章母合口三等上声麌韵）、“诏”（章母开口三等去声笑韵）、“昭”（章母开口三等平声宵韵）等标音，如：“公主”（《萧仲恭墓志》第4行）、“诏命郎君”（《故耶律氏铭石》第16行）、“昭德军”（《许王墓志》第7行）等。

 一般不独用，可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与其他小字相拼，可为汉语借词“州”（章母开口三等平声尤韵）、“昭”（章母开口三等平声宵韵）、“陈”（澄母开口三等平声真韵）、“臣”（禅母开口三等平声真韵）、“郎”（禅母开口三等平声清韵）、“丞”（禅母开口三等平声蒸韵）、“尚”（禅母开口三等去声漾韵）等标音，如：《兴宗哀册》第36行有“沈州刺史”、《萧令公墓志》第6行有“功臣”、《萧仲恭墓志》第5行有“陈留国王”、第22行有“郎王”、“左丞相”、第27行有“昭武大将军”、《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5行有“尚书职方郎中”等。

 可独用，亦可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独用时可为汉语借词“察”（初母开口二等入声黠韵）标音，如：《萧仲恭墓志》第8行有“观察使”。

与其他小字相拼时，可为汉语借词“长”（澄母开口三等平声阳韵）、“敞”（昌母开口三等上声养韵）、“尚”（禅母开口三等去声漾韵）等标音，如：《许王墓志》第49行有“长宁宫副部署”、《萧令公墓志》第16行有“敞史”、《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有“尚书右仆射”等。

 一般不单独用，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可为汉语借词“崇”（崇母合口三等平声东韵）标音，如：《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有“金紫崇禄大夫”、《道宗哀册》第2行有“银青崇禄大夫”等。

 可独用，亦可与小字相拼。独用时可为汉语借词“事”（崇母开口三等去声志韵）、“师”（山母开口三等平声脂韵）、“使”（山母开口三等上声止韵）、“史”（山母开口三等上声止韵）、“诗”（书母开口三等平声之韵）、“侍”（禅母开口三等去声志韵）等标音，如：“太师”（《故耶律氏铭石》第25行）、“观察使”（《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刺史”（《许王墓志》第48行）、“诗曰”（《许王墓志》第13行）、“侍中”（《许王墓志》第7行）、“政事令”（《萧令公墓志》第6行）等。

与小字相拼时，可为汉语借词“侍”（禅母开口三等去声志韵）、“使”（山母开口三等上声止韵）、“事”（崇母开口三等去声志韵）等标音，如：“侍中”（《许王墓志》第6行）、“副宫使”（《萧仲恭墓志》第8行）、“观察使”（《萧仲恭墓志》第8行）。

 不单独使用，可与其他契丹小字，特别是能与小字相拼。与相拼时，可为汉语借词“师”（山母开口三等平声脂韵）、“室”（书母三等入声质韵）等标音，如：“太师”（《故耶律氏铭石》第5行）、“娄室大王”（《萧仲恭墓志》第16行）。

碑铭中为汉语借词标音时，一般不出现与或与相拼的情况。

 一般独用。独用时可用于为汉语借词“司”、“刺”等标音，如：“守司空”（《萧仲恭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墓志》第5行)、“开府仪同三司”(《萧仲恭墓志》第5行、《许王墓志》第1行)、“刺史”(《许王墓志》第48行)。

 一般不单独使用，可与其他契丹小字，特别是小字与相拼。与相拼往往用于表示汉语借词“西”、“漆”等，如：《萧仲恭墓志》第16行有“西京”、《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有“漆水县”等。

与相拼往往用于表示汉语借词“子”等，如：“检校国子祭酒”(《道宗哀册》第2行)。

 一般不单独使用，可与其他契丹小字，特别是小字与相拼。与相拼往往用于表示汉语借词“祭”、“济”、“漆”等，如：《宣懿皇后哀册》第2行有“检校国子祭酒”)、《萧仲恭墓志》第22行有“济王”、《许王墓志》第24行有“漆水郡王”等。

与相拼往往用于表示汉语借词“紫”、“子”等，如《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有“金紫崇禄大夫”、《宣懿皇后哀册》第2行有“检校国子祭酒”等。

知彻澄、庄初崇山、章昌船书禅等声母字标音了如此多的契丹小字，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契丹本族语与汉语的辅音音位有很大区别，如果不严格区分，是可以用某个契丹语辅音暂时替代的，而如果严格区分，那些无法用契丹小字准确表达的汉语借词就需要专门创制原字来表示，这样，就会出现有时用已造字，有时用新造字为汉语借词标音的情况。第二是为了书写简便，契丹小字中创制了很多独用的音节字，但具体书写时，往往又把这些独用字等同于同部位的原字而与其他小字拼合，如：，单独使用时读音类似汉语借词“职”、“知”，同时又可作为声母与其他小字拼合，为汉语借词“郑”、“政”等标音；，单独使用时读音似汉语借词“察”，还可与其他小字相拼，为汉语借词“长”、“敞”、“尚”等标音；，单独使用时读音似汉语借词“事”、“师”、“史”等，同时可与其他小字相拼。根据目前发现的契丹小字碑铭，我们基本倾向认为契丹小字是音节文字，原字类似日文字母，单独使用时其读音都有固定的辅音与元音组合，同时也可以作为基本辅音与其他韵母拼合。

从契丹小字为汉语借词的标音我们可以大概可了解辽朝北方汉语知、庄、章三组字的情况，即知、章两组三等字已经合并，如“知”（知母三等）与“职”（章母三等）的声母同用一个契丹小字表示、“长”（澄母三等）与“敞”（昌母三等）的声母同用一个契丹小字表示等。此外，《中原音韵》中一部分禅母字已经分化，仄声字都变为ʂ，只有个别入声字变为tʂ，如“殖”，平声字一部分变为tʂh，如“臣”、“丞”等。通过契丹小字标音我们知道，早在辽朝这种分化已经发生。如“臣”（禅母开口三等平声真韵）、“郧”（禅母开口三等平声清韵）、“丞”（禅母开口三等平声蒸韵）、“尚”（禅母开口三等去声漾韵）等同用小字表示其声母，[①]这个契丹小字还可以同时为汉语借词“州”（章母三等平声尤韵）、“昭”（章母三等平声宵韵）等标音，我们知道契丹人的口语中一般很难区分汉语的送气与不送气音，史籍中的汉字对音向来如此，而如果是擦音则有所不同，碑铭中往往用契丹小字来表示，如《许王墓志》第9行“副部署”的“署”字，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北方汉语中的“臣”、“丞”、“郧”等禅母字已经读如昌母。

① 此处“尚”字的标音是个例外，“尚”字的声母有时还用契丹小字表示，此字独用时一般为汉语借词“察”（初母二等）标音，与其他小字相拼时，还为汉语借词“长”（澄母三等）、“敞”（昌母三等）等标音，说明当时“尚”字的读音与《中原音韵》有所不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原音韵》齐微韵与支思韵的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此图将精组之韵和脂韵字“自”、“思”、“寺”列在开类，庄组之韵字“士”列在发类，表明它们的主元音已不是i，此后的《切韵指掌图》把精组之韵和支韵字“兹”、“雌”、“慈”、“思”、“词”等都放在一等的格子中，也说明这些字的主元音不是i。王力根据《切韵指掌图》，认为 ï 产生的时间不晚于12世纪。从契丹碑铭中契丹小字的使用情况看，与两个字最初可能是专门为汉语借词标音而创制的独用音节字，分别表示“事”、“师”、“使”、“史”、“诗”、“侍”与“司”、“刺”等，这些字在《中原音韵》中无疑都入了支思韵。最有意味的是表示汉语借词的元音的契丹小字中有与的区别，前者使用范围广，可用于与除知、庄、章组外任何声类拼合，所表示的韵类与《中原音韵》齐微韵相当，后者只能与知、庄、章、精组声类拼合，所表示的韵类与《中原音韵》支思韵相当，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辽朝北方汉语中已有齐微韵与支思韵的对立。

参考文献

金启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 年。

聂鸿音：《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民族语文》1988 年第 2 期。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清格尔泰编著：《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东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 年。

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 年。

王　力：《汉语史稿》（重排本），中华书局，1980 年。

乌　兰：《〈元朝秘史〉“兀真”考释》，《蒙古史研究》（第七辑）第 198－201 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亦邻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年。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dealing in detail with some Chinese loanwords in steles in Qidan small script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to transcribe Altaic languages in Song-Yuan historical records, educes two main points that the Qidan small script  was made to render *f-/*fu in Chinese loanwords,  was made to render *ts-,  was made to render *z_c-,  was made to render *ŋ-, hereby, there weren't initial *f-、*ts-、*z_c- and *ŋ- in Qidan language, and in the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 the initial *f- exsisted in Liao dynasty, the initial *Yi*（疑） was kept the sound *ŋ-, the place of articulation of initial *Ri*（日）was closed to the initial *Shan*（禅） that we can transcribe it as *z_c-.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